

# 第一殿-序品

諸位賢者：

今天我們開始導覽遍吉淨苑的法華勝境第一殿：序品

先說法華經的架構與大意：在法華會上，佛陀在說法華經前先放白毫光，於是有人迷惘佛陀入定放光的原因？也質疑過去所聽的法是否究竟？彌勒菩薩以往曾親近諸佛，佛佛道同，知道佛陀放光現瑞的因緣，於是主動為大眾啟問文殊菩薩；過去已成佛的文殊菩薩，也對機援引過去的日月燈明佛而加以印證，指明佛陀也如過去諸佛，因一期人間因緣將盡，憐憫凡夫根機鈍劣、習性難除，滿足欣樂於五濁，不忍眾生受苦難，所以現諸瑞相，希望啟動人人求法之心，聚精會神聽他暢演本懷。

彌勒菩薩向文殊菩薩提問，藉由二人相互對答，讓那些心念偏差的人，或者心生懷疑的人，重新建立信心，步向大覺道。佛陀過去儘管是說方便法，但同樣是引導眾生離染污，是趣向佛道的基礎，並無離開真實道，現今則要更上層樓，宣說真實法。釋迦牟尼佛說《無量義經》後入定，雨花動地，放光普照東方萬八千國土，這一切都與過去日月燈明佛一樣，所以可以知道現在的佛要說《法華經》了。

《法華經》所說的法，與過去阿含、方等、般若時的法，有何異處？差別就在於有所求、有污染與無所求、無污染的不同。過去佛陀說作惡受報、行善享福，為善得人天福，仍會落入因緣果報，是有所求的方便法；現今則是無所求的真實法，無所求則能得清淨，不受人間惡濁所污染，才能解脫生死煩惱，真正到達靜寂清澄的佛境界。

在佛教史上，《法華經》流傳甚廣，中國的天台宗更以《法華經》為宗依，推崇為純圓獨妙的法門。關於《法華經》之要義，印順導師指出：「開權顯實」與「開迹顯本」是《法華經》的兩大宗要。鳩摩羅什譯的《妙法蓮華經》中「序品」至「安樂行品」是「開權顯實」，說明三乘是方便，一乘才是究竟真實；「從地踊出品」至「普賢菩薩勸發品」是「開迹顯本」，說明示迹世間度眾生的應化身是方便，成佛以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常住不滅的法身才是真實。詳細內容可參見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法華經》的內容非常豐富，除了「開權顯實」、「開迹顯本」這兩大宗要之外，其他還有很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例如：「方便品」中說：「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什麼是「諸法實相」？除了佛之外，還有誰能體悟諸法實相？何謂「十如是」？「諸法實相」與「十如是」有何關係？

「方便品」中說：「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若不能一心不

亂，能否往生極樂世界尚未可知，為何以散亂心一稱南無佛卻能成佛道？而且經還說是「已成佛道」，這是什麼意思？

「信解品」中，大迦葉對佛說：「佛雖然命我們阿羅漢為菩薩演說大乘法，可是我們自己卻沒有發心想要成佛。」阿羅漢是否有能力可以為菩薩開示大乘法？如果可以的話，這些阿羅漢為什麼能理解大乘法？若能理解大乘法，為什麼自己卻不想成佛？

又如「五百弟子受記品」中提到的「繫珠喻」，有一個窮人至親友家，醉酒而臥，親友有事外出，把一顆無價寶珠繫在窮人衣中之後遠行而去。有的人把「無價寶珠」解說為「本有佛性」，但印順導師依《妙法蓮華經》說「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開示此「無價寶珠」應該是「菩提心」才對！為什麼不能解釋為「本有佛性」呢？

「見寶塔品」中說，釋迦佛要說《法華經》時，多寶佛塔從地踊出，住在空中。多寶佛是過去佛，已經入於涅槃，為何早不出晚不出卻於此時從地踊出？多寶佛究竟是否已入涅槃？住在虛空中是有什麼含意？要開塔見多寶佛有個條件，必須由釋迦佛召集十方世界釋迦佛之分身諸佛合集一處才行，多寶佛、釋迦佛與這些分身諸佛究竟有什麼關係？十方世界分身諸佛來集之前，釋迦佛三變淨土，法會大眾皆見原本娑婆世界的穢土立即變成莊嚴的淨土，到底釋迦佛的國土是穢土還是淨土？

「提婆達多品」中提到龍女才八歲，卻能急速成佛。智積菩薩起疑：釋迦佛於無量劫難行苦行，行菩薩道時，常常捨身命布施，修無量廣大行才能成佛，為何龍女這麼短的時間就能成佛？若說龍女成佛表示了大乘佛法中男女平等之意，為何龍女要轉男身之後才成佛？不能直接以女眾之身來成佛嗎？

「如來壽量品」說：「我成佛已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阿僧祇劫，常住不滅。」很多佛典說釋迦佛是二千五百多年前於印度成佛，八十歲入滅；為何《法華經》卻說甚大久遠之前早已成佛，而且壽命無量、常住不滅？若早已成佛，為何佛典說釋迦佛先前得到燃燈佛的授記？應該在燃燈佛時還正在修菩薩行才對，怎能說「我實成佛已來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劫」？

「分別功德品」中提到「我說是如來壽命長遠時，六百八十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眾生，得無生法忍」，只是聽聞如來壽命無量，竟然就有那麼多的菩薩得到無生法忍。我們讀《法華經》也能知道如來壽命無量，是否也能急速得無生法忍？如果不能，到底是為什麼？

諸如此類的問題，要如何理解才好呢？

為什麼「如來室」是「大慈悲心」呢？房舍與大慈悲心究竟有什麼關係？印順導師說：「室」可以避風雨、防猛獸、得安全，如來之大慈悲心能蔭護一切眾生，使一切眾生離苦得樂，如人住進房屋可以安心休息。

「如來衣」與「柔和忍辱心」有什麼關係呢？「衣」能保暖，防太陽曝曬、防蚊蟲咬傷等；如來對眾生不粗暴，常給眾生溫暖，以柔和忍辱對待一切眾生，能讓眾生避免種種災難。

「如來座」為什麼是「一切法空性」呢？「空」是一切功德的依止處，就如安坐於座位上。

經由印順導師的解說，令人豁然開朗。在印順導師的開示中，曾多次提到：《法華經》重點在提示二乘也有可能成佛，至於如何發菩提心、如何修菩薩行，《法華經》沒有明顯說出；其理由是因為先前在《般若經》中已說過很多了。印順導師的意思是，雖然很多人推崇《法華經》的殊勝，但具體修菩薩行的方法，還是以《般若經》、《大智度論》詳細得多。

由此可知，印順導師於《妙法蓮華經》的開示中含有許多寶藏，值得好好開發。

「序品」，即是序法會之因緣，一個法會必須因緣和合才能成辦，這是敘述法會的緣起。佛是隨順眾生機情而說法，不同現在一般人寫文章，先擬好大綱支目等。佛隨眾生根機說到哪裡便到哪裡，但也有一定的次序，所謂修多羅次第所顯，依次第而說則易解。

佛最先以前四十年間為三乘人所說諸法，皆方便施設，未離心意識量。今將顯示一乘實相佛知見地，故先說無量義經而為前導，意欲諸人離心識，出情量，乃可入佛知見。此經乃諸佛秘密心法，如輪王頂髻中珠，不妄與人，故為佛所護念，即此法之妙矣。復入無量義處三昧者，以顯寂滅一心實相真境，非散心亂意可窺，必從三昧而觀，方可深入無際，故三昧亦名無量義處，此顯境妙也。而天雨四華，非入此心境，不足以翻破無明，故地搖六震，已顯妙法全體大用，所謂先以定動者也。法會大眾，昔所未見，故皆歡喜，不知所以，故但觀佛而已，冀有所授也。

太虛大師簡述本品大意如下述：

凡說法不應於眾生根性未熟時遽說，必至眾生根性已熟，如舍利弗等三請說法，始為說此妙法，此為時至因緣成就。

佛說無量義經已，結跏趺坐，入於無量義處三昧，身心不動。

佛為大眾既說無量義經，此無量義無非隨順眾生說方便法，而實從一真法界之平等實相所生。故佛說此無量義經已，仍證入於此無量義所緣起之實相，是即無量義處三昧也。入於無量義處三昧者，即佛已說從一實相起之無量義後，復歸證於無量義所從起之究竟實相也。佛心常在定中，何有入定出定之相可言？

舍利弗再三請法，佛亦三次止說，蓋此品說法，乃佛稱本心而說，非堅固深信樂聞而遽予開示，必召驚疑；又將使增上慢之比丘等，不惟不獲利益，反因疑謗而生過失。

佛意：此增上慢比丘，若聞今說一乘妙法，必疑與前說之二乘法互有是非抵觸，發生妄語過失，將不待升入四禪天之後而即墮地獄，故云將墜大坑。佛以大悲故，於彼等未退席以前不忍即說。頌言法妙者，佛以二乘權說為一乘之方便，未經宣示以前人莫之知，故曰妙。此善巧之法，所由為增上慢者不易敬信也。

進入法華經之前，我們先談談法華經的架構：

眾生有煩惱叫人性，煩惱中有真如叫佛性。佛對凡夫須以應化身來說法，因為法身無形無相，眾生無法得見；報身殊勝非凡夫障重可見；如來說法可分三種：一、法說，二、譬喻說，三、因緣說。

一、法說：直接說一佛乘的道理，要慧深根利(如舍利弗)的人才能接受，才歡喜聽。

二、譬喻說：根基較差一些(如須菩提、摩訶迦旃延、摩訶迦葉、摩訶目犍連等人)須加以現成的事相作比方，就是我們即將共同研究的法華經，佛說甚深法門，以種種譬喻示一實相。

三、因緣說：根基再差一些的有學、無學人對於前面法說、譬喻說還無法瞭解，於是再詳細說明佛、菩薩過去因中的一切事實，種種因緣，表現於法義中，令人了解，通常以故事來說明。

以下再談談法華經的布局：

佛陀透過三階段的說法來開顯他的智慧；彌勒跟文殊菩薩兩個互動以後，最後當然還是要佛陀親自說明。佛陀一出定以後，就講「方便品」了。

「方便品」以後就是有「三周說法」，面對三種根機。第一個就是「方便品」，這是「法說一周」，就是直接用法的本體來表達妙法，表達一心三觀。這個時候利根得悟，只有舍利弗開悟，於是佛陀為他授記。就講到一心三觀。這個地方等於是「方便品」跟「譬喻品」的前半段。

從三、四、五、六這四品--「譬喻品」、「信解品」、「藥草喻品」、「授記品」，這是「譬說一周」。佛陀用種種的譬喻，用簡單的譬喻來開顯這種玄妙的一心三觀。這個時候有四大弟子：迦葉尊者、目犍連尊者、須菩提尊者、迦旃延尊者，這四大弟子開悟。這是中根得悟。

我們再看下根，下根有「化城喻品」、「五百弟子受記品」與「授學無學人記品」。佛陀發覺，講道理有些人是聽不進去的，佛陀只能講感情。曉之以理，不通，就動之以情。講感情當然就要講因緣所生法了。你只是講那些超越因緣的東西，有些鈍根人你沒辦法感動他的心。佛陀說，我講的法你不要不相信；過去我在大通智勝佛的時候，我就帶你們學過《法華經》了，你們都忘掉了。佛陀就把過去的情況講出來，來啟發大家的憶念。哦，最後下根也開悟了。這是「緣說一周」，簡單地說就是：

若人遭苦，厭老病死，為說涅槃，盡諸苦際。

若人有福，曾供養佛，志求勝法，為說緣覺。

若有佛子，修種種行，求無上慧，為說淨道。

所以，佛陀在宣揚妙法時是三階段：第一個法說，第二個講譬喻，第三個述諸因緣。所以，

我們今天能夠聽《法華經》，諸位！如果你聽得沒有感覺，可能過去生未與法華經結緣。如果你稍有感覺，你就不是這一生才聽的了，絕對不是！你今生叫做複習，是把它重新地，就像印刷一樣，在這複習。釋迦牟尼佛也是對下根人說，你過去跟著我在大通智勝佛的時候就學過了，就講因緣說。

到此等於是整個迹門的正宗，三周說法就結束了。後面的「法師品」、「見寶塔品」、「提婆達多品」、「勸持品」、「安樂行品」就是流通，說明受持、弘傳本經的功德；到此整個開顯佛陀的智慧圓滿。

接下去，佛陀為什麼要開顯他本門的功德？

因為中道實相不能只靠智慧，還要靠功德來鼓勵你，還有些事相的功德，所以佛陀開始把他的功德顯出來。佛陀當然不好意思自己去無緣無故地顯功德，佛陀就叫他的弟子從地湧出來說明。

其實佛陀講完「安樂行品」的時候，該講的道理都講完了，但是佛陀要鼓勵大家修佛陀的智慧。故意問說：你們修佛慧有什麼好處呢？這個時候突然從大地裡面湧出無量功德莊嚴的大菩薩。這些阿羅漢一看，嚇到了！

這些真是不可思議！這些阿羅漢才知道原來他們的功德還不夠大，諸位要知道，佛法的功德叫做佛佛道同。你只要證入聖道，對於高階的功德，你會知道它是真實的，是不顛倒的，只是我做不到而已。如果你會對初地菩薩質疑，那表示你沒有入聖位。只要你入聖位，你看到高階的功德，一定會認同的。所以，阿羅漢雖然沒有證得法身的功德，但是他知道這個功德是他們應該追求的。所以他欣求好樂羨慕地問這些從地湧出的菩薩說，你們是怎麼來的？這些法身菩薩說，我們都是釋迦牟尼佛教化的。

舍利弗尊者一想，怎麼可能！釋迦牟尼佛今生就跟著我們，同一個時代。他老人家就是十九歲出家、三十歲成道，就陪著我們四十年，然後就是跟我們一樣，人生八十歲，怎麼可能度化你們這些大菩薩呢？

佛陀就講「如來壽量品」，就跟弟子說，你看到我的身體，那是我的一小部分而已，我真實的身體那叫一個法身常住。開顯了佛陀無量功德的法報二身，所謂的開迹顯本。這個時候佛就要我們開始分別功德，這個法身的功德，而且重點在「隨喜功德品」。

我們應該用什麼心態來看佛陀的功德？

諸位！我們修中道實相，除了智慧以外，我們的願力很重要，你要發願。不是說有智慧就好，不可以！當然，你修小乘法就不需要發願。小乘法觀一切法空了，空、無相、無願。大乘佛法的特別就是它智慧跟願力是不可以切割的，中道實相一定要發菩提願，菩提願也一定要中道實相。當我們走上大乘佛法的時候，觀照力跟誓願力就沒辦法切割了。菩提心跟正知見，這兩項沒辦法切割。如果少了一項，另外一個就沒有意義了，另外一個也就不圓滿了。那怎麼辦呢？我們做不到，佛陀告訴我們：一念的隨喜！所以這個第十八品很重要。就是

說，我們應該用什麼心態來看佛陀的功德呢？前面的十四品講到佛陀的智慧，一心三觀，我們還勉強可以操作；但是佛陀講到普門示現，他後面引用很多菩薩，什麼妙音菩薩的功德、「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妙莊嚴王本事品」、「普賢菩薩勸發品」，我們凡夫看得是目瞪口呆啊！那我們能做什麼事呢？我們可以做一件事情：一念的隨喜，隨喜讚歎！所以後面的就是強調「隨喜品功德品」。

自「從地踊出品」的後半段到「如來壽量品」，到「分別功德品」前段，就構成本門的正宗分。從「分別功德品」後段到「常不輕菩薩品」就是本門的流通分，這當中包括「如來神力品」、「囑累品」、「藥王菩薩本事品」、「妙音菩薩品」、「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陀羅尼品」、「妙莊嚴王本事品」以及「普賢菩薩勸發品」。當然，它的正宗主要有兩塊了：前半段是三周說法，就是佛陀透過三階段的說法來開顯佛陀的智慧；後半段就講到菩薩的功德，法身的功德，讓我們信解隨喜。這個就是整個本經的結構。

佛陀一開始是講權因權果。就是說，你一個凡夫業障很重，沒關係，你修四諦十二因緣，成就涅槃，了生脫死，你修六波羅蜜可以成就功德莊嚴。佛陀先為實施權，就是權因權果。

到了法華會上講實因實果。就是說，其實修行沒有那麼多的複雜，什麼三乘的果位，其實就是成佛之道。這些是佛陀在成佛之道過程當中設立了三個休息站，如此而已。都是一條路的。不是說，你修二乘往左邊走，你修大乘往右邊走。不是的。成佛之道是一條線的，只差在是三百由旬還是五百由旬。就是說，你就算走錯了，其實也沒白費，但是要把你拉出來，是有困難，如此而已。

所以，前面是講權因權果，為實施權；最後講實因實果，講一佛乘的思想。所以整個前面的十四品，文義雖然廣泛，講到三周說法，但是撮其樞要，其實就是成就成佛的正因，建立一心三觀的思想，開示悟入佛的知見。先把因地拉正了，「因正果傍，故於前段明迹因迹果。」因是主要，當然它也講到佛陀的果地功德，但是它是兼帶的。所以前段是迹因迹果，約著迹門來談佛陀的智慧。這個前半段是這樣子的，它主要的是因地，成就因地。

從踊出品至勸發品，發迹顯本，廢方便之近壽，明長遠之實果，亦明弟子實因實果，亦明師門權因權果，而顯師之實果。果正因傍，故於後段明本因本果也。

我們看第十五品「從地踊出品」。法身菩薩一出現以後，這個時候佛陀要顯他的功德了：你看我，你們以為我只是像你們大阿羅漢，準備入涅槃，那可不是啊！佛陀把他長遠成就的法報二身現出來，到最後的「普賢菩薩勸發品」，叫做開迹顯本，把一期的應化身這個面貌打開，顯出法身的功德。「廢方便之近壽」，廢除這個所謂的近壽，就是指示現生老病死、八十歲壽命的丈六比丘相，開顯常住久遠的法身的功德。

佛陀要陪伴我們成長，他老人家如果現出法身，那麼這兩個身分就落差太大了。所以佛陀必須怎麼樣呢？要「諸佛如來是法界身」，但是「入一切眾生心想中」，他滿足眾生的因緣，所以就現出丈六比丘相。一開始就是現出權因權果，為實施權，就是從本垂迹。最後重點在於成就我們的實因實果，開迹顯本，真正的目的是顯成佛的實果。所以，後半段是「果正因傍」。後半段是講到果地的功德，因地是兼帶的，這就是所謂的本因本果。就講到法身的功

德，約佛陀的法身開顯功德。

我們學完《法華經》以後，會知道兩件事情：第一個，什麼是佛陀。我們以前學佛法，那叫一個瞎子摸象。蓮池大師說，不學《法華經》之前，叫瞎子摸象。欸，什麼是佛法？什麼是佛陀？各說各的。讀阿含經的人說，佛陀是是大阿羅漢；學般若經的人說佛陀就是真如無相；讀十地經的人說佛陀是菩薩三大阿僧祇劫修來的。反正你讀以前的經典，你找十個人來說什麼是佛法、什麼是佛陀的功德，十個人講十個，全部是片段的認知。你看瞎子摸象，他摸到頭，大象是圓的；摸到腳，說大象是直的。你學《法華經》以後，全面看到佛陀的智慧跟佛陀的功德，第一件事情，瞭解什麼是佛陀？什麼是佛陀的智慧？第二個，祂跟你有什麼關係？你怎麼做？你怎麼踏出第一步？

所以整部《法華經》就做兩件事情：你可以全面地瞭解什麼是佛法，它有權實二法；什麼是佛陀的功德，迹本二門。當然更重要的就是你怎麼做到。就算我現在不能完全做到，但知道我怎麼去踏出第一步，我怎麼去隨順悟入。就是，我心裡面都是污泥，但沒關係，我現在先種一朵小蓮花。如果佛陀是蓮子，叫做花落蓮成，至少我現在開始栽培蓮花。所以說，我們學《法華經》就是真實地、全面地瞭解佛法跟佛陀的功德；第三個，我們開始踏上第一步。整部經的結構就是這樣子。

我們開始以序品的經文談談：

經文云：

其名曰：阿若憍陳如、摩訶迦葉、優樓頻螺迦葉、伽耶迦葉、那提迦葉、舍利弗、大目犍連、摩訶迦旃延、阿菴樓駄、劫賓那、憍梵波提、離婆多、畢陵伽婆蹉、薄拘羅、摩訶拘絺羅、難陀、孫陀羅難陀、富樓那彌多羅尼子、須菩提、阿難、羅睺羅，如是眾所知識 28 大阿羅漢等。復有學、無學二千人。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與眷屬六千人俱，羅睺羅母耶輸陀羅比丘尼，亦與眷屬俱。

「諸漏已盡」：這是讚歎阿羅漢功德。漏者，如果房子漏水，即會骯髒不淨，形容眾生心中有煩惱，即不得清淨，煩惱能令心煩動，煩動即惱亂，最主要的煩惱如貪、瞋、癡、慢、疑、邪見，是六種根本煩惱。漏有三種，欲界煩惱叫做欲漏，色界、無色界煩惱叫做有漏，無明煩惱叫做無明漏。佛法中所說的煩惱，多是心理上的錯誤，如思想、感情的不正常，意志的薄弱，都是煩惱，如上面所說的六種，都是令心散亂的六根本煩惱。阿羅漢已超出三界，斷盡三界煩惱。一切骯髒不淨的心理，都已斷除。

「逮得己利」：己利是自己的利益，即是涅槃境界，小乘學者已修行了生死、得解脫、證真理，自己已得到大利益。有人以為小乘人是自私自利的，其實，自私與自利不同，以犧牲他人而成全自己的才是自私，阿羅漢只是自利，已能了生死證涅槃，得大解脫。

「盡諸有結」：三界生死又名三有：欲有、色有、無色有。結，繫縛之義，即三界生死煩惱，小乘斷三結、邪見，證初果，斷五下分結證三果，斷五上分結證四果，阿羅漢已斷五上分結，三界生死已了。

「心得自在」：煩惱得解脫，心理上得大自由。學佛人最高目的就是解脫生死，得大自由、大自在、大解脫。禪宗有一句話說：「饑來食飯，睡來眠。」這是說明了得大自由大解脫，眾生為煩惱所擾，飢時吃不下，睡時眠不得，實在是苦惱萬分，不用說斷煩惱，煩惱少些就足夠自在了。古德說「八風吹不動」，即是得到自在，小乘阿羅漢可以隨時入涅槃，不但生自在，死也自在。

基本上，凡夫成就佛道跟聖人成就佛道不一樣。因為聖人在修學六度的時候，他的身心世界是沒有障礙的。沒有障礙，他可以完全全心全意地投入六度的修學，他沒有任何的後顧之憂。但是凡夫不可以，因為凡夫的身心世界有障礙。什麼障礙呢？就是生死輪迴的障礙。就是凡夫在行六度的時候，他那個果報體是個業報身，他有老的問題，他有生病的問題，他有死亡的問題。所以他等於是內憂外患，他在修六度的時候老病死不斷地折磨他。所以佛陀在規劃菩薩道的時候，他對凡夫的菩薩是先破障，解決輪迴問題，因為這是一個務實的問題。佛陀對眾生開的藥方是先破障，再顯真，它是這麼一個次第。

那麼生死輪迴是怎麼來的？那就是有生死的業力。怎麼就有業力呢？按佛法的意思，就是我們心中有一種顛倒妄想，這是整個輪迴的根本。所以你看《楞嚴經》說：「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也就是說，在凡夫的角度行菩薩道，剛開始還不是說你馬上去幫助眾生，重點是你怎麼樣消滅你的顛倒妄想，這個是第一工作。

但顛倒妄想有個問題：它本來是不存在的。那怎麼有呢？諸法因緣生，它是由每一個人不同的生命經驗所累積而來的。所以這個就比較複雜了。比方說我們填飽肚子，有些人他喜歡吃飯，有些人喜歡吃麵條，有些人喜歡吃包子，就是各打各的妄想。因為妄想不是一個真實的東西，它是從無量劫來每一個人生命點點滴滴累積而成，所以它非常多元化。佛陀只好把眾生的妄想分成三類：聲聞、緣覺、菩薩。佛陀施設一個藥方，以幻化的法門對治幻化的妄想，先做這件事情。所以佛陀就只好怎麼辦呢？佛陀把成佛之道暫時地隱藏起來，然後為實施權。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必須務實地面對我們生死輪迴的問題，我們必須要先面對自己的顛倒妄想，才有資格談菩提道。所以，我們剛開始修學是偏重在自己內心的自調。

那現在有一個問題：當我們不斷地根據聲聞、緣覺、菩薩的三乘法門慢慢趨向解脫以後，那麼後半段怎麼辦呢？三乘法門這個車，它只能夠引導我們了生死、趨向涅槃，它沒辦法引導我們趨向無上菩提，所以到了三界以外我們必須要換車了，因為這個車走不下去了。所以這個地方問題是怎麼來的呢？就是怎麼樣能夠會權入實？我們剛開始是偏重在破妄，破妄的所緣境是我們五蘊身心裡面的種種妄想；那麼等到你離開三界以後，你要面對的是開顯自性的功德，那開始內觀了，內觀真如，觀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開顯你真如本性的功德。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了。就是說，我們剛開始修三乘法，解決生死問題，這個是可以理解的，也必須這樣做的。但是我們怎麼樣從一種三乘的方便法門把它會歸到一佛乘的一念心性？這個就是《法華經》，只有在《法華經》講到這麼一個對接的方法；而且《法華經》的意思，你越早對接對你越有利。不是說一定要等到離開了三界再來對接。晚了，太晚了！因為你拖得越久，你形成的法執越重，你要調整你的心態越困難。

所以諸位，作為一個凡夫，我們無量劫來在生死裡面打滾到現在，時至今日，其實每一個人



的煩惱業障都差不了太多，關鍵是你用什麼方法修學。就是，我們今天在生死的此岸，要到達涅槃的彼岸，距離都差不了多少。你說你今生表現好一點，但是，雖然你今生好，無量劫來加起來大家都差不多。那麼這個時候，你用什麼工具來渡過生死大海——就是你用什麼樣的乘、什麼樣的法門，就是成敗關鍵了。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花很多時間來掌握什麼是妙法，因為這個影響到你的未來。就是，你花同樣的時間，你可以達到更大的生命反轉的效果，這個就是妙法。

經文云：

爾時，世尊四眾圍遶、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為諸菩薩說大乘經，名《無量義》，教菩薩法，佛所護念。佛說此經已，結加趺坐，入於無量義處三昧，身心不動。……爾時，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靡不周遍，下至阿鼻地獄，上至阿迦尼吒天。於此世界，盡見彼土六趣眾生。

天台宗智者大師把聽經的人分為四眾：

一、發起眾，佛說法時，有人發問而發起請佛說這部經。如本經以下的舍利弗、文殊師利、彌勒菩薩等，都是屬於發起眾。如《金剛經》中的須菩提也是說經的發起眾。

二、當機眾，佛說的法是針對其程度，合其根機，聽後即得到利益，獲證果位者。

三、結緣眾，這類人根機比較差一點，是屬於旁聽生之類，得不到什麼利益，只是結結緣，種點善根，作為下次得度的因緣而已。四、影響眾，這種人中有各大菩薩，如向來所說一佛說法，有很多佛菩薩來莊嚴法會，擁護道場。但如果依照一切經中所說，都是出家男女二眾，在家男女二眾共為四眾。

其實稱為大乘者：一、心量大，大乘以一切法為境，要通達一切法門，了解一切法門，心量極廣大，所以菩薩發願時說：「法門無量誓願學」，誓通達一切法門。二、發心大，大乘不為自利，而是要自利利他。三、時間大，大乘行不是一天、兩天便可以成功，是要修三大阿僧祇劫，或無量阿僧祇劫，以長時間去完成此最崇高的目標。不像小乘二生、三生即可以圓滿證果。四、志趣大，要修無量福德智慧才能成佛，本經形容大乘如大富長者，家中豪華極了，什麼都有，不像小乘的缺乏。五、事業大，大乘菩薩是盡未來際度眾生，救拔一切眾生離諸苦惱。大乘通達我法空，小乘只證我空，這樣比較起來，大小乘相差是太遠了。

《華嚴經》說：菩薩了解一切佛法，救拔一切眾生，觀一切法，具備一切功德，得一切智慧神通，莊嚴一切淨土……凡一切應該做的，對眾生有利益的，菩薩都去做，一切皆以大乘廣大心量去實行，以一切功德為對象，斷一切煩惱，圓滿一切功德。當時，佛在這法會中，於未說《法華經》之前，即為會中大菩薩說此大乘經，此經「名」叫《「無量義」》經，其重心是特為「教菩薩」的大乘「法」，另一個名字又叫「佛所護念」經。《無量義經》究竟是一本什麼經，南朝齊的時候，慧表比丘到了南方的廣州，遇到一位西方來的三藏達摩提婆耶舍，於是翻譯了《無量義經》，傳到南京。所以，直至齊的時候才有《無量義經》。《無量義經》說明一切的功德佛性，都是從一而有，這個一，即是一切法空性，或叫做無相，無相不相名為實相，一切法空性即是諸法空相。

此實相是平等平等的，眾生迷這法空性，所以流轉於生死輪迴中，若悟此空性，則有二法、三法、四法。二法有頓有漸，有初、二、三、四果，於佛法中一切大小乘功德，都是從此流出，所以說從一法出一切法。無量義之功德，都是依此而發展出來。因此，也可以名為「法界」，佛亦是從此平等法空性而應機說法，應大機說大乘，小機說小乘，無量法門，都是依此流出，無論是教法理法、行法果法，一切法都是依此平等法空性而來，所以此經名《無量義》。

佛要說此經亦有其道理的，因為無論大乘小乘，無量法門，千差萬別，都是依此根本而流出，是表示一切法皆從法性生起，可見一切亦可會歸於一法，所以無量亦即出生義。一法能生一切法，一切法會歸於一法，正所謂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所以說一乘，必須了解諸法皆從一法流出，觀一法即觀一切法，佛因此在說《法華經》之前先說《無量義經》引起。

《無量義經》有兩種意思：一、「教菩薩法」，《無量義經》之法門是為菩薩說法的大乘法門，因為要成佛，必要修菩薩行而說此經。如《法華經》也是「教菩薩法」。二、「佛所護念」，此法門甚深無量，非常重要，舉一譬喻說：如家中祖傳的寶物，所謂傳家寶，好好的放在那裡，但心中會顧慮到要好好的保護它、照應它。這《無量義》是最高的法門，佛不是常說此法，但常放心中護念，如衛護傳家寶物一樣，所以世親云：「唯佛才有，離佛即沒有。」這是佛法中最高不共法門，佛於大眾之中，為菩薩說此《無量義經》，教菩薩法，在大眾集合而說此經，作為引起問題，對於《法華》會三歸一的道理易於了解。

世尊這時心安住於無量義處三昧之中。所謂「入」者，佛初說《無量義經》時，心不在三昧之中；說經之後，一念即入於此無量義處三昧之中，「身」與「心」皆「不動」。

進一步說，這無量義三昧與一般定不同，此三昧是佛安住於平等法性，能生一切法的三昧。定，本來有入定、住定、出定三階段：當靜坐時一念不動，即是入定；然後住於此境，即是住定；心念一動，即是出定。真正修定到家者，名超作意定，此定修至純熟，不要作意，心到定到。但還未算最高境界，真正最高境界的定，是大菩薩至佛的程度，可以出入無礙，無入無出。以世間法來說，是有出定與入定。

佛之入定有兩義：一、是聖說法，聖默然。即動靜語默的方式，不說法即入定。二、佛在許多經中，凡要說法必先入定，乃是隨順世俗威儀入定顯通，然後說法。平常也是心中有定才有感應。所謂「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所以能顯發神通等，顯神通者由心定而起，而佛則是動定不二的。

「佛」所「放」的「眉間白毫相光」可分兩種說法：一是放光普照，一是在佛白毫光中所見的一切，這情形是一面雨花，一面是動地，而又在同時佛在眉間白毫相放光。

眉間白毫相是佛三十二相之一，捲起來在兩眉中間，佛出生時伸展出來有五尺長，成佛時有一丈六尺長，這是一種特殊相。經中說：這白毫中間是空的，現在從此白毫相放光明，白毫在兩眉中間，不偏不倚，是表示中道義，佛要說一乘中道法，所以放此光明，白是清淨之意，上面已說過，現在佛說清淨本性中道了義一乘法，此光明於「東方萬八千世界」，無不

照遍。

為什麼佛放光只照於東方？中國人的習慣一切都歡喜向南，印度人的習慣卻喜向東，佛說法的講堂是坐西向東的，所放的光明自然便照於東方國土了，印度人傳說東方是吉祥的方向，所以也就習慣傾向東方，佛說法隨順世間，所以光明亦照於東方國土。

佛說此究竟一乘妙法，向東方放光明，最高照到阿迦尼吒天，最「下」照到「阿鼻地獄」。有八大地獄，最低是阿鼻地獄，這是世界的極苦處，向「上」光明從人間照至四王天、三十三天乃至最高的他化自在天，及色界頂天，即「阿迦尼吒天」，這是物質世界的最高處。

經文云：

爾時，彌勒菩薩作是念：「今者世尊現神變相，以何因緣而有此瑞？今佛世尊入于三昧，是不可思議、現希有事，當以問誰？誰能答者？」

復作此念：「是文殊師利法王之子，已曾親近供養過去無量諸佛，必應見此希有之相。我今當問。」爾時，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及諸天、龍、鬼神等，咸作此念：是佛光明神通之相，今當問誰？

佛先為大眾說《無量義經》後，即入定，顯神通；天上雨花，大地震動；佛於眉間放白毫光，照於東方萬八千世界，大眾可於佛光普照中，見彼世界六道眾生生死輪迴，彼土的三寶，佛滅後弟子們建寶塔，供養舍利等事，這都是希有難得的。如果說如來入定本是普通的事，縱使雨花動地亦不算希奇，這是佛法中常有的，但佛從眉間白毫放光，單照於東方萬八千世界，而又能看見彼世界內的一切事，這才是希有難得的。大眾都疑惑，佛為什麼要現這神通相？發生了一連串的疑問，才引起以下的請問文殊，作為《法華經》的緣起。

「彌勒菩薩」於佛放光普照時，心中即發生疑「念」，覺得現在「世尊現神變相」，「神」是不可思議，是屬內心的，以智慧為本；而表現於外的神通相即是「變」，是屬外面的。如來以定中智慧力量，顯現這放光普照之相，佛究竟為什麼「因緣」，即什麼理由，而有這種祥「瑞」之相？這不單是彌勒菩薩的感覺，在會大眾都共同覺得，「世尊」一定有重要的事。

本來，佛弟子於法會之中，如有疑問應直接問佛，但現在「佛」正「入於」無量義「三昧」，正在定中不能發問，那麼這「不可思議」的事應該問哪一位？「誰能」夠「答」覆這個問題呢？彌勒菩薩正在考慮這一問題。

在這裡，也許有人會懷疑，彌勒菩薩是一生補處的大菩薩，就快成佛的了，是當來下生彌勒尊佛，亦是法王子，為什麼對佛現這希有神變相一點不知道原因，而一定要請問文殊呢？是否彌勒菩薩有不及文殊的地方？但是，我們應當知道的，在佛法中，凡是遇到甚深問題的時候，一定要用方法發起問答，使大眾明白，現在文殊與彌勒兩位菩薩，等如在唱雙簧，一個裝作不懂，一個故意客氣一番，這樣一問一答，即說出了這問題的主要內容。在會諸大菩薩及大眾都覺得，這兩位菩薩中一位是當來成佛的補處菩薩，一位是佛的長子，他們兩位如不發問，即再沒人敢問。彌勒菩薩並非真的不懂，為了要發起此事，作問的人，請文殊作答。其實在大乘經中，有很多發問的，甚至很淺的問題，大菩薩也發問，這並不是不知道，而是

為大眾而問，是方便的問。彌勒菩薩的發問，也完全是一種方便善巧。

另一意義來說，文殊是諸佛之師，在現在看來是菩薩，實在是古佛，成佛以來甚大久遠。在早晚課八十八佛中，有一位「歡喜藏摩尼寶積佛」，即是文殊菩薩。以過去佛現菩薩身於釋迦佛法會中，任法王子。因彌勒菩薩仰推文殊智慧，所以請問之。

除大菩薩之外，會中的「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及」「天龍」八部「鬼神等」眾，對這佛放光現瑞的希有事，都有「今當問誰」的感覺。「鬼神」二字，在這裡順便說，佛法中本來六道是有鬼無神的，神是有權力的，能管理統治一個地方或一事情的，才可以叫做神。如中國神話中有所謂風神、雨神、海神、河神等，都是這個意義。在印度最高的神是大梵天，西方則是耶和華，低級的如夜叉羅剎等，這些天龍八部都是各管一事的，都是可以叫做神。神有很多，世間的宗教亦有多神教、一神教之說。

佛法中所說的天都屬於神，但是，大梵天之上便只能叫天，不是神了。因為他不再管理世間的事情，所以只可以叫做天，如色界二禪、三禪以上等。換一句話說，高級的天是天，低級的天是神。鬼有通有別，約特別說，鬼是六道中的餓鬼；約通說，高級的天以下，如夜叉、羅剎等也都是鬼，來參加法會的都是高級天以下的鬼，真正餓鬼道中的鬼，業障深重，是不能來參加法會的。

眾生肉眼根本不能看遠，但在佛光明照耀之中，東方萬八千世界中，一切都可見。但，佛為什麼會現這種「光明神通」瑞「相」？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應該請問誰呢？在會大眾都不約而同地生起這一個念頭。

那麼文殊菩薩為什麼知道呢？我們看這段，彌勒菩薩的說話很有意思。他並沒有說文殊菩薩知道，他說文殊菩薩因為曾經親近供養過去諸佛，所以合理地推論，從他的生命經驗，他應該是看過這件事情。也就是說，即便文殊菩薩，也只能夠比量得知，他不能現量得知。他只是從他的生命經驗去論述這件事情。因為這個是佛陀入的三昧，是沒有人可以知道的。

經文：

**或有行施 金銀珊瑚 真珠摩尼 磲磔瑪瑙 金剛諸珍 奴婢車乘**

**寶飾輦輿 歡喜布施 迴向佛道 願得是乘 三界第一 諸佛所歎**

**或有菩薩 駟馬寶車 欄楯華蓋 軒飾布施 復見菩薩 身肉手足**

**及妻子施 求無上道 又見菩薩 頭目身體 欣樂施與 求佛智慧**

這個布施有兩種情況：一個叫做布施，一個叫做布施度。我們解釋一下它的差別。你要是學佛以後，心中也沒有菩提心，也沒有空正見，但是你就一念慈悲的惻隱之心——哦，你看到哪一個眾生痛苦了，你把你的東西布施給對方，這個叫做布施。它是一個善法，一個善業，但這個善法並沒有把你往佛道帶動的力量。它就是讓你得到人天快樂果報，因為你缺乏了菩薩種性：菩提心跟空正見。

這些布施，跟我們一般的布施不一樣，這叫做布施度。這個度就是波羅蜜，就是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發自他的菩提的願力、發自他的空性的智慧的觀照，而產生的這些布施的行為。

有人問印光大師說，念佛可以往生，那我透過布施持戒修善法也可以往生，那有什麼差別呢？印光大師說，念佛往生叫做直接，就是「即眾生心，投大覺海」，它不需要迴向。因為你念這句阿彌陀佛，它跟阿彌陀佛是直接感應。直接感應你還迴什麼向？你不多此一舉嗎？就是，你已經是「即眾生心」，已經進入佛陀的大覺海，你還迴什麼向？

迴向就是說，你本來要到 B，但是你到不了 B，先到 A。先到 A，那沒關係，我再想辦法透過一個方法，把 A 轉成 B，就是迴向。我到不了佛道，我只能成就功德，那我把功德創造出來以後再透過迴向。淨土宗也是這樣，我不能一天到晚念佛，我做做布施、做做義工。但是這個東西如果你沒有迴向，那就不是往生的資糧，因為它本身不是往生的因緣。

因為權教的菩薩他不能夠直趨佛道，他不能站在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來修布施，他只能夠透過他的空正見跟菩提心來布施，所以必須迴向。

菩薩的功德是有六個。現在有個問題了，為什麼把布施排第一個？布施是一個福報，跟佛道其實沒有直接關係。是的，福報跟智慧、跟菩提沒有直接關係，它只是一個助緣。為什麼佛陀把布施放在菩薩第一個功德呢？它的理由，佛陀說：「貧苦多怨，橫結惡緣。」他說，你如果不布施，你這個菩薩整天就修止觀，沒錯，你的智慧會慢慢靠近佛陀，但是你有一個問題，這個是現實問題。因為菩薩不到涅槃去，所以他是生生世世行菩薩道。假設他沒有求生淨土的話，那麼他必須要借假修真，他要借這個五蘊的果報來進行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如果他不修布施，他會墮入到一種非常貧窮的境界，比方說貧民窟。在沒有福報的加持之下，即便他有智慧、有道心，但「貧苦多怨」。因為你是一個凡夫，如果遭受到太多不公平的刺激，你很容易個性偏激。

其實我們很難相信，一個大乘菩薩自己很痛苦，卻會去關懷別人。很難！你不能對一個凡位菩薩用這麼高的標準。所以佛陀知道，凡位的菩薩必須有福報保護。就是你有福報撐著，至少你不能墮入到太過貧窮，否則的話，你自己很多很多怨恨。然後，還不是這樣子而已，還會「橫結惡緣」。你沒有福報，別人看到你也不歡喜。別人看到你不歡喜，你怎麼度化攝受他呢？

所以，兩個理由：第一個，你沒有福報，可能會破壞你的菩提心。所以很多人為什麼走上聲聞道呢？他其實痛苦刺激太厲害了，他對三界有一種偏激的怨恨，所以他就離開了。你看聲聞人，他不強調布施，因為出離心越痛苦越好，他不差痛苦的刺激。但是你要行菩薩道，對不起，你先要有福報。這是兩個不同的路。你要走聲聞道，沒有布施這回事，聲聞道只有戒定慧这三件事情，佛陀並沒有把布施放進去。因為聲聞道有沒有布施差別不大，它根本就不列入考慮。但是你要走菩薩道，布施就很重要：第一個，你要有個安穩的環境來保護你的菩提心；第二個，你必須跟眾生結善緣。

這個布施以後為什麼加一個持戒呢？因為布施很自然會讓菩薩積集廣大的福德，他的福報會

現前。福報現前以後，有可能會激發菩薩的放逸。一個人沒福報，什麼事都沒有，你不會放逸。有福報的人一旦高慢，他就放逸。放逸以後他就創造很多的生死業緣。

諸位！我們的人生只有兩種力量：一個叫做願力，一個叫做業力。一個是往上超升的，一個是往下墮落的。淨土宗也是這樣。淨土宗你可不要把生死業緣拉得太重，否則你這個佛號上不去。生死業緣跟福報是有明確關係，福報越大的人，就很容易創造一些放逸、享受，然後就創造很多生死業緣。所以佛陀必須要制戒，讓菩薩有所克制。

所以《大智度論》講一句話說，佛陀為什麼制這些戒法呢？他說：「孔雀雖有色嚴身，不如鴻雁能遠飛；白衣雖有富貴力，不如出家功德勝。」佛陀舉出兩個例子：一個孔雀、一個鴻雁。他說，作為一個菩薩，你有兩個選擇，你最好選擇做鴻雁。如果你把過去生的福報開始享受，那麼你就像孔雀一樣很莊嚴。但是孔雀身體太重了，所以你飛不起來。鴻雁不是。鴻雁知道福報的時候，牠把福報當做一種自利利他的資糧，結果牠變成鴻雁，牠可以高飛。

佛陀講完布施以後，他提醒所有的菩薩一件事情：我不管你福報大不大，你最好有所節制。就這個概念。福報一大的時候，你一享受，你就變成孔雀了，你再也飛不起來了。就是說，你是想做一隻孔雀，還是想做一隻鴻雁！就這個概念。

就是說，福報有兩種可能：第一個，它障礙你往生，障礙你成就菩薩道。這第一種可能。因為你不會善用福報，你在福報裡迷失自己。第二個，你善用你的福報，它變成你修道的資糧，它能夠保護你的善根不受干擾，不受外界的干擾。所以佛陀講完布施以後馬上就講持戒。第一，你用布施創造了福報；第二個事情，你最好善加利用你的福報。你如果福報操作錯誤，你就變成孔雀，就這樣子。福報沒有對錯，所以佛陀就必須制戒，講三皈五戒，講八關齋戒，講出世的戒法。在家就受三皈五戒，出家眾受聲聞戒。重點就是，透過持戒，佛陀畫出一條紅線，就是什麼事可以做、什麼事不能做，佛陀把這條線畫出來。你踩到這個紅線，就碰到了生死業緣，就提醒你了，請你注意了。是這個概念。

他是怎麼修忍辱呢？「獨處閒靜，樂誦經典。」這個忍辱有兩個重點：一個叫生忍。作為菩薩，你要經常遠離憤鬧，在一種安定的環境當中來修學，這個是眾生法忍。眾生法忍就是對於惡逆的因緣，比方說你要閒居靜處，你要忍受色身的饑寒，或者是內心的躁動、內心的寂寞等等。這種對內外環境的安忍隨順，叫生忍，叫「獨處閒靜」。

第二個更重要，就是法忍，「樂誦經典」。誦經為什麼要忍呢？這個忍就是安忍隨順。就是說，大乘佛法跟聲聞法最大的不同，它是一個不思議境。你說，欸，你業障深重，你好好地念這句佛號，臨終的時候，「但憑六字出乾坤」，就離開三界了，這件事情不可思議。不可思議，那怎麼辦呢？我們只能選擇相信。就是對於甚深不可思議的法門要選擇相信。

佛法是這樣，佛法跟世間法是相反的。世間法是先懷疑，再找答案；佛法你一懷疑，你就永遠找不到答案了，永遠沒有答案了。佛法信、解、行、證，第一個叫做信。這個忍就是說，對於甚深法，這個道理我不懂，但是我選擇相信佛陀，這個叫做法忍。

生忍、法忍，還有一個無生法忍。無生法忍是特別對空性，對我空、法空的真理安住隨順，

就是無生法忍。這個是初地以上境界了，我們凡夫只有兩種，叫做生忍跟法忍。

你念佛當然必須透過專注。你如果佛號有時候念得很順，心中沒有什麼太多妄想，就過去了，就只管念佛。但是有時候，你念佛時就是有一個固定的妄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干擾你，這個妄想過不去。這個時候，你就要有一些空觀來做一些輔助了，來觀察你本來就沒有這個妄想。就是你必須跟妄想先鬆脫，觀察空性的智慧，把你的心跟妄想鬆脫。你不修空觀，你跟妄想就糾纏不清。糾纏不清，你用佛號壓它，沒有用的。所以一般來說，專注的禪定跟空性的智慧是交互作用。

經文云：

諸善男子！如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爾時，有佛號日月燈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演說正法，初善、中善、後善，其義深遠，其語巧妙，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為求聲聞者，說應四諦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為求辟支佛者，說應十二因緣法；為諸菩薩，說應六波羅蜜，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一切種智。

佛的「說」「法」，不但開始的時候說得好—「初善」，說至中間—「中善」，及至說到最後都是好的—「後善」。普通一般人無論寫文章或演講，可能開始時很好，中間不好，或後面結束得很精彩；開頭時不好，或中間沒有內容；說話也是一樣，能夠把一番話從頭至尾說得很好的，實在是不容易的事。佛說法便是從開始至到終結，真是多一字嫌多，少一字嫌少的。眾生聞此法後，依此而修行，初發心修時是好，能發菩提心實行時也好，乃至最後成佛也是好的。世間法很多都是適合始便不適合終，能夠從始至終都適合的、都好的實在沒有。佛說的法，不但初中後善，而且「其義」理甚深微妙，不可測量是「深遠」，不粗淺是妙，這是約甚深意義說；如果約佛說法而言，是善「巧」的，也是微「妙」的，說話的技巧實在是非常重要的，同樣的內容，會說話的人令人聽了歡喜，給詞令笨拙的人說了，人家不但不接受，反會引起惡感。佛說法度生，已經收到善巧的語言效果。

「純一無雜」是純粹不二，沒有滲雜的意思，如來說法如純牛奶，沒有加任何東西，是純一獨一的，後來慢慢傳佈，便有些變質了，在佛世時在彼此傳誦中，已經有了變化，但為了適應眾生的根機，又不能沒有變，這便等於牛奶滲了水，已經不是純粹的了。這裡是表示佛說的法純是妙的，不與世法共，如果以為佛法與世間法是相同的話，即是沒有把握到佛法的意義，沒有了解佛法純一無雜的特性。

「具足清白」，具足即是圓滿，多些不圓，少些又不夠，如一個圓圈，圓得恰到好處是具足。佛法的特性、本性，是清淨解脫，不與煩惱相雜，永遠是清白解脫的。「梵行」是清淨義，佛所說是代表清淨行，成為清淨行「之相」，說的、修的方面能達到的都是梵行，以一乘法來說的皆是妙法。以上都是讚嘆佛德。

日月燈明佛亦如釋迦佛一樣，對「求聲聞人說」「四諦法」—苦集滅道。苦是生死苦果，集是生死的原因，煩惱集，滅是涅槃解脫，道是修行的方法，如八聖道等，這四種都是不顛倒真實之法。「應四諦法」者，即是有時佛說法並沒有明顯地說明苦集滅道，但聽其內容，都是有關於其中四諦的思想的，修四諦能超「生老病死」得證「究竟涅槃」，這是聲聞小乘

法。

另有一種是「求辟支佛」乘的人，印度話叫辟支迦羅，譯為緣覺，也可譯作獨覺。約緣覺說，是依十二因緣而覺悟，所以名辟支佛，辟支即是緣，佛即是覺。現在依十二因緣說，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純大苦聚集。這是說明眾生生死輪轉的必定過程，緣覺即是依此「十二因緣法」而得覺悟。如果有發心成佛的眾生，即「為」「說」「六波羅蜜」等種種大乘法，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等六種，是能到達彼岸的法門，依此法門，可得到無上正等正覺，成就「一切種智」，這是佛的大智慧。前面說過佛智有二名：一是一切智，於一切法能通達；二是一切種智，種是種類，佛從各種方式、方法、種種義去了解通達一切法，例如有色無色，有想無想，有間無間，有為無為等，佛能從種種方式中通達一切法，名一切種智。一切智證空，一切種智達有，一切種智有的本身亦已包含了通達空有，所以天台宗說一切種智是中道。這都是佛智慧的別名，如下面所說還有很多，如自然智、無師智、一切智、一切種智等，都是形容佛智慧的。現在佛為菩薩說此法門，使之能成佛。

當時日月燈明佛即在法會人天大眾之中，「宣」布將「於今日中夜」，「入」於「無餘涅槃」。因此，《法華經》是圓滿究竟之法，佛說完《法華經》之後，圓貫一乘佛法的本意已宣出，佛出世的目的已達，化眾生的任務亦已完畢，佛過去說法雖有淺有深，至此已能融會貫攝於一乘，所以佛說完《法華經》之後，即入涅槃。亦有佛於說《法華經》後再說《涅槃經》的，有的不說，如日月燈明佛即不再說《涅槃經》，但釋迦佛於說《法華經》後，還有一段時間，所以說《涅槃經》。於天台、三論都覺得《涅槃經》義理並未超《法華經》，因為法華會上的眾生，大多數根機圓滿成熟，只有少分未得度，故佛再說《涅槃經》，說一切眾生有佛性，皆可成佛，是為法華會上未得度的眾生而說。

佛般涅槃的時間，都是中夜，這在佛法中也是一種表法。佛出世與入滅都是在中夜，中夜是最寂靜、最安靜的時間，恰在夜之中間，表佛以清淨中道為住，所以佛出世與涅槃，都是中夜。

無餘涅槃，約究竟義說，佛是無所涅槃的，佛是不入涅槃的；依唯識宗說，佛是無住涅槃，佛不住於生死，亦不住於涅槃。眾生安住於生死中，永遠流轉於三界，苦惱無邊！小乘學者修小乘法，證阿羅漢果，住於涅槃中，以為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世間的事他都不過問了。這種觀念，在佛法來講是不徹底的。所以大乘真正的意義，是無住涅槃，不像凡夫住於生死，不如小乘住於涅槃，佛是心在涅槃之中，而一切活動不離生死，遍一切處而度眾生，但佛心永遠安住於涅槃，這是大乘的特色，亦即是大般涅槃。

約小乘義說，一切事已完畢，可以休息於涅槃中了；但佛從來沒有這種境界，佛成佛以來，永遠度眾生，所謂「眾生無邊誓願度」，像這一個世界的苦惱眾生已經那麼多，還有無量世界的眾生需要救度，所以如來要盡未來際度眾生，不像小乘耽於涅槃。在隨順世間方面說，佛來此世界示現降生、成道、入涅槃等都是如來方便。佛於經中亦說，可度者皆已度，未度者亦已結緣，作為未來得度之因，現在日月燈明佛亦示現入涅槃。在小乘法中，涅槃有兩種，一是有餘涅槃，二是無餘涅槃。涅槃的意義是什麼？可以說是痛苦的消散，這痛苦消散



後的安樂自在義，即是離苦得樂的意思。吉藏云：涅槃是「德無不圓，累無不寂」，涅槃亦可以譯為圓寂。又，圓是好的一切已圓，寂是不好的一切已寂滅。這是修行者證悟以後，離煩惱，心得自在，得大解脫，即是涅槃。中國人常以為人死後便是涅槃，其實並不那麼簡單呢！

小乘證悟空理，即是涅槃，但還有問題未解決，如阿羅漢，色身還在，還須吃飯、穿衣，有寒熱等病的苦惱，這個涅槃還是有餘的。約心的解脫自在來說，已經徹底究竟，但是業報色身還在，是有餘涅槃；至最後，此生已盡，是無餘涅槃，這是小乘中所說的涅槃。

佛之應化身亦示現入涅槃，在下面「如來壽量品」中詳說。佛入涅槃之前，要為菩薩授記。日月燈明佛座下有一位名「德藏」「菩薩」，德是道德，藏是寶藏，即是這位菩薩積習無量功德的意思。如釋迦佛座下的彌勒菩薩，是補處菩薩，德藏菩薩在「日月燈明佛」滅度之後成佛，現在佛為「其」「授」「記」，記是記別，即是說明將來如何如何，現為「德藏菩薩」授記，記於未來世當成「佛」，佛「號」名「淨身」，即種種清淨法積習之義，以淨法為身。「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是佛十號中簡略的三號。「多陀阿伽度」是如來，「阿羅訶」是應供，「三藐三佛陀」是正等覺。

佛為什麼要授記呢？這是佛涅槃之後選定的一位繼承人，如果依大乘佛法說，授記與否是沒關係的，十方諸佛很多都在說法。約小乘及大眾來說，佛在世時有佛教化，佛滅度之後他們會徬徨無所適從，沒有人教導，佛為了安慰眾生，使他們不至害怕，雖然佛入滅了，以後還有菩薩成佛，一樣說法教化眾生，好好的修行至大眾根機成熟之後，一樣可以了生死，為了安慰未解脫的眾生，佛要為未來成佛的菩薩授記。日月燈明佛說完《法華經》後，授記即入滅，釋迦牟尼佛亦將如是。

經文云：

佛滅度後，妙光菩薩持《妙法蓮華經》，滿八十小劫為人演說。日月燈明佛八子，皆師妙光，妙光教化，令其堅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諸王子供養無量百千萬億佛已，皆成佛道。其最後成佛者，名曰然燈。八百弟子中，有一人，號曰求名，貪著利養，雖復讀誦眾經，而不通利，多所忘失，故號求名。是人亦以種諸善根因緣故，得值無量百千萬億諸佛，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彌勒當知，爾時妙光菩薩豈異人乎？我身是也。求名菩薩，汝身是也。

日月燈明「佛滅」「後」，「妙光菩薩」弘揚《法華經》，大乘佛法得以流通。《法華經》是日月燈明佛為妙光菩薩所說，妙光為當時大眾中之大士，佛雖為德藏授記，但仍由妙光菩薩負責流通《法華經》。佛涅槃之後，妙光菩薩受「持」此《法華經》，經過「八十小劫」，於心中不忘失。「持」是包括了領受、讀、誦、講解、思惟、書寫等，妙光菩薩於八十劫長時間弘揚此經，「日月燈明佛」的「八」個王「子」出家後，都是禮妙光菩薩為師。

「諸法實相」，是什麼呢？是唯佛與佛乃能究盡的，是佛所證悟到的究竟圓滿無礙的絕對真理。為了要說這實相的法門，所以佛以光明引發各種方便。因為放光以後，接下去引起大眾的疑情、困惑，大家會來問，因此說這個法門。所以這放光，「助發實相義」，成為說一乘實相的前方便。

這是以過去日月燈明佛的境界，知道現在佛的境界，知道佛要說《法華經》了。所以現在文殊師利菩薩勉勵、安慰大家：大家應「當知」道，「合掌一心待」。因為那時佛還在入定，沒有說法。大家合掌當胸、一心一意地等待，佛就要「雨」大「法雨」了，要說大法了。此佛法說出來以後，使一切「求道」的人都能夠得到滿足。兩大法雨，好比下雨後，一切草木花卉等等都能得到滋潤、得到充足；還沒生根發芽的可以生根發芽，已經生根發芽的可以發育開花結果，一切慢慢地增長，都可以成就的。佛兩大法雨，使大家都可以得到充足，從好的方面講，是使大家得到好的利樂；從除去不好的講，是「諸求三乘人，若有疑悔者，佛當為除斷，令盡無有餘」。過去佛說法，為求聲聞乘者說四諦法，為求緣覺乘者說因緣法，為求佛乘者說六波羅蜜法，有三乘分別。這一些求三乘的人，假如有疑惑、有懊悔，佛現在法華會上，將徹底地消除這一些疑惑、懊悔。

求三乘的人，有什麼疑？有什麼悔呢？有很多疑惑的。如說聲聞乘的疑，像《般若經》說，舍利弗曾講：「佛證悟無生法性，我們也證悟無生法性，為什麼菩薩能成佛而我們不能成佛呢？」佛法平等平等，無分別法性也是平等平等，我們也證得，菩薩也證得，佛也證得，但我們只能成小乘阿羅漢而不能成佛，這是什麼道理呢？在佛未說《法華經》以前，聲聞乘中有大智慧的大弟子一樣有這種疑惑。

講到小乘人的懊悔，下面以舍利弗尊者為代表，懊悔自己錯發小乘心、修小乘法，因而成就小乘果。看到菩薩發菩提心、修菩薩行，所以神通廣大，積集無量無邊功德莊嚴；而自己證了小乘果位，就沒有辦法了，這就知錯了。自己發心發錯了，修行修錯了，所以講我自己失於如來無量知見。這不是懊悔嗎？因此，在佛說《法華經》之前，小乘都一定有疑，都一定有悔。當然，這是代表許多大智慧的聲聞。

上面說佛放光，大家也都有疑：這究竟是什麼事？從來沒遇見過這種事。小乘人忽然有一種想法，佛法裡面的他們都懂得了，佛教他們了生死，一切已經都圓滿了，都做到了，還有什麼不懂的，還有什麼要做的？沒有了，他們已經到無學的階段了。但是對這動地、放光，聲聞人看見了還都有疑，這是種聲聞的疑、聲聞的悔，在佛沒有說《法華經》以前，小乘人有這種疑悔。

發菩提心、修菩薩行的人也有疑惑。菩薩怎麼會有疑惑呢？這一種是初心菩薩，他們雖發菩提心，要學大乘法門、要成佛，但有時候也會擔心如此修是否能成佛。佛果如此廣大無邊，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無量阿僧祇劫的修行，那麼難，疑惑自己是否能成就，這是一種疑。

還有另一種疑：佛說的小乘，到底是不是究竟圓滿的？若是究竟圓滿的，那我們簡單一點，自己了生死就好了。假使小乘將來還要成佛的話，那我們就往回來，何必去學小乘呢？他也不知道究竟小乘將來會不會成佛，他也還有疑惑；自己想發心成佛，將來到底成不成了佛，他自己也有疑惑，初心菩薩也有這兩種的疑。不過，就懊悔來講，普通的菩薩倒是沒有什麼懊悔。有沒有懊悔的？也有的。發菩提心、修菩薩行，辛辛苦苦地要利他，這個菩薩也不容易做。尤其是一番好意去救人，結果卻挨罵、挨打，這又何必呢？他因此懊悔了，這一懊悔他就退心了。

所以，小乘人有疑悔，初學菩薩也有疑悔，其根本問題在於一點：到底小乘人會不會成佛？

問題只有一個，假使小乘決定要成佛，那麼聲聞人也不用有質疑、懊悔了；初發心菩薩也不會疑悔了，因為小乘終要成佛，直直去修菩薩道就好了，何必走那迂迴的道路去學小乘呢？那就能發心利他、受苦受難，精進修種種波羅蜜，也不需要懊悔了。

三乘的疑悔，真正的問題就是到底小乘人會不會成佛。《法華經》宣說一乘實相，所以說了這個法門以後，三乘所有的疑悔都能徹底地解決，不會有疑悔。文殊師利菩薩這麼說，正是開示了《法華經》的功用，希望大家一心等待，等佛來說，大家好好地聽。

**經文：爾時，文殊師利於大眾中，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念過去世 無量無數劫 有佛人中尊 號日月燈明 世尊演說法  
度無量眾生 無數億菩薩 令人佛智慧 佛未出家時 所生八王子  
見大聖出家 亦隨修梵行 時佛說大乘 經名無量義 於諸大眾中  
而為廣分別 佛說此經已 即於法座上 跏趺坐三昧 名無量義處**

最後一尊佛，以前是金輪聖王，當時人壽八萬四千歲，他統理四天下。他生了八個兒子。他出家以後，八個兒子看到父王出家，也同時出家了。這段經文，蕩益大師說，到底是說什麼事？就是最後一尊佛，文殊菩薩的思考是這樣：

他先引第一尊佛，然後全部相同，時節相同、名號相同、說法相同、利益相同，一直到最後一尊佛，都是說《法華經》。這跟釋迦牟尼佛有什麼關係呢？第兩萬尊佛開始要跟釋迦牟尼佛結合了。他引用佛陀過去如此，他現在要談：現在也如此！他要把最後一尊佛跟釋迦牟尼佛連結，它的關鍵點就在這一段經文。

就是說，你看日月燈明佛，他成佛之前是有生兒子的，他生了八個兒子；釋迦牟尼佛出家前也生兒子，他生了一個兒子。那就是蕩益大師說的，數目不同，但是有子無別。雖然日月燈明佛有八個王子，釋迦牟尼佛只有一個兒子，數目不同，但是有子無別，有兒子是沒有差別。

有兒子表示什麼？他們兩個同處五濁惡世！這個很重要。如果你今天引一尊佛，這個佛是在淨土，那你就不能比，因為淨土的教化跟五濁惡世的教化是不一樣的。你看你到極樂世界，在極樂世界佛陀不跟你講小乘法的，「二乘種不生」。對不起！本國土只攝受大乘的菩薩，二乘人咱不攝受。只有五濁惡世才會廣開方便，不但是三乘，甚至於開到五乘，人天乘，釋迦牟尼佛照樣攝受。你說我沒辦法修出離道，我只想受三皈五戒。釋迦牟尼佛說，沒事。「我家廣大，種種皆有！」你說，我連五戒也不能受。沒關係，三皈依，也沒關係。所以，在五濁惡世，他會廣開方便。

所以，文殊菩薩在把前面兩萬尊佛要導入釋迦牟尼佛的時候，他要強調一件事情，這兩尊佛的時代背景是一樣的。雖然日月燈明佛是八萬四千歲，雖然釋迦牟尼佛是八十歲，但是，同樣是五濁惡世！這個地方找到了相同點了，那麼他就可以把最後一尊佛跟釋迦牟尼佛做連接了。就是「曾見事已同」，就是過去到目前是相同的。

佛陀出定以後並沒有讚歎舍利弗尊者，他直接就說法。因為日月燈明佛說法的對象是妙光菩薩，是一個大菩薩，而本經的說法對象是舍利弗，是一個聲聞人。這個地方也就是說，妙光法師的特別，他是日月燈明佛說《法華經》的當機眾，也是未來流通的一個當機眾。他不但是聽法的當機眾，也是流通的當機眾。

但是本經的聲聞人沒有一個人是流通的。在佛陀講《法華經》以後，問說，你們誰願意去流通呢？聲聞人沒有一個人出聲。所以才有「從地踊出」大地菩薩出來承當，那是過去釋迦牟尼佛教化《法華經》的那些法身菩薩。因為聲聞人還有習氣。當然，沒關係。總而言之，佛陀是即將說《法華經》了，只是說法的對象一個是文殊菩薩，一個是舍利弗尊者，這兩個不太一樣。

這個地方蕩益大師把「奉持法藏」做了一個說明。他說，日月燈明佛怎麼就讚歎妙光菩薩是「奉持法藏」呢？它這個法藏，按照蕩益大師的解釋，就是他看到了佛法的全貌。諸位！你要沒有學《法華經》，不管你學佛多久，你千萬不要說你看到佛法的全貌，千萬不要這樣講。你看到佛法的一部分——我看到了佛法有五乘法門，三皈五戒、四諦、十二因緣、六度——那叫做一部分。你如果沒有進入一念心性，你看到的佛法叫做一部分。所以，我們一般的修學叫做片段式的。但是你如果站在一念心性，那就是一個整體式的、整體性的修學。這個地方就是說明佛陀出定說法的第一個因緣，就是為妙光菩薩說法。

那麼，佛陀滅度以後，凡夫的心情、聖人的心情，還是不太一樣。同樣在一起那麼久，凡夫的心情叫做「各各懷悲惱」。凡夫的心情是有不安的、恐懼的：怎麼辦？佛陀滅度了，我道業未成！所以他內心有一種悲惱跟恐懼。聖人不一樣。聖人心中有聖道，所以他只是感覺到「佛滅一何速」，他只是感到些微的遺憾：佛陀怎麼就走了呢？怎麼速度這麼快呢？他只是一種遺憾。眾生那就是刺激很大，眾生叫做「各各懷悲惱」。所以兩種心態：一種是遺憾，一種是怖畏。

三乘人是這樣子，剛開始修行的時候，誰都沒有疑惑，都信心滿滿。你看二乘人修行也是信心滿滿。你看聲聞人剛剛成就阿羅漢的時候，你看阿羅漢怎麼說的：「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皆辦，不受後有！」充滿自信，我這個法全部修完了。菩薩也是，菩薩也是信心滿滿。

但是，一個奇怪現象，每一個人修到一個程度以後，會有一個共同疑惑：為什麼你跟我不一樣？尤其是聲聞人。就是說，聲聞人要是跟聲聞人在一起，他什麼事也沒有；但是聲聞人有時候在聽經的時候，看看文殊菩薩、看看普賢菩薩（後面經文會說），他的心裡就不平衡。「我等同入法性」，我修空性，你也修空性，怎麼我變成涅槃寂靜，而你變成功德莊嚴？

這怎麼回事？同樣是釋迦牟尼佛的教化，為什麼產生不同的結果？阿羅漢心中其實是有所悔恨的：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是不是我缺少了什麼？為什麼我就只能夠這樣子？而文殊菩薩他就可以這樣子？他的確是有疑悔的。

但是佛陀告訴他說，你放心，你也有分。因為你當初的個性就一定要成就涅槃，我先滿足你，所以為實施權。但是你別忘了那句話，權不離實。其實你在成佛之道也沒走偏，你只是

兩段式，你前半段也沒有失掉。不是說你要重新開始，沒有啊，你只要把後面接上去就好。《法華經》是可以把所有的法門全部接上去的。

所以，「佛當為除斷，令盡無有餘。」所有三乘人的疑惑，《法華經》會公開答案，到底怎麼回事！為什麼有這些三乘的差別？這些三乘的差別怎麼收尾？他們都是依止佛陀修學成就的，佛陀要怎麼樣收尾？就靠《法華經》了。現在佛陀要講真話了，就是後面「方便品」，佛陀開始要出來說明了。

我們修《法華經》之前，當然就是很痛苦。因為業力的逼迫，就從因緣上去修學。有些人修六度法門，有些人修藏傳佛教，有些人修淨土法門。那沒關係，尊重個人的因緣！我們一開始會有個人的因緣力，有些人就很自然地遇到小乘法，有些人遇到菩薩法，有些人因為過去的因緣就很容易遇到淨土法門。這都沒關係，尊重個別的因緣。但是，你看到《法華經》以後，你會回歸到你的心性來看事情。就是，我們剛開始學佛叫無差成差，你跟我不一樣，你的結果跟我結果不一樣。我們看到每一個人都各有各的差別。學《法華經》以後，差即無差。所以，學《法華經》的人絕對不會批評別人，因為他只是暫時的假相。他這樣做，他現在如此，不表示未來如此。這叫方便有多門。

所以《法華經》就是說，你怎麼樣在一念心性的理觀跟因緣的事修找到平衡點，理觀不礙事修，事修不礙理觀。為什麼要事修呢？我們要務實地面對我們的問題。不是說既然我一念心性本來清淨、本來具足，我啥事都不用幹了。不是這樣子。我們有如夢如幻的煩惱、如夢如幻的輪迴要處理。所以《法華經》看待生命，它是兩個看法：從務實面來說，我的確業障深重，要好好修行；但是從理想面來說，我「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自具足」。這兩個沒有衝突。所以從後面的「方便品」以去，總之就是內觀真如、外修法門。心性跟因緣之間怎麼去抓平衡點，就是諸位的修行了。

諸位！不要挑戰你的過去，你沒辦法處理的。很多人人生就是想要處理過去的影像。你處理以後，你就回不來。那我用佛號去壓它？很多念佛人他不修理觀，打妄想就用佛號壓它。你用佛號壓妄想，你就跟它互動。而它要的就是你跟它互動，不管你是喜歡它、你討厭它。你一跟它互動，沒完沒了了。我跟你保證，你不是它對手！你信不信？我們念佛，一天念兩個小時；連睡覺加起來，我們打了二十二小時的妄想。我們竟然想要用兩小時的佛號去跟妄想對抗，你真是不知道怕！是吧？所以，你不修理觀、只重事修的人，完蛋了，絕對完蛋了！如果你今天不從自性功德的開顯，你完全從因緣上的事修，我們處在劣勢，你不是它對手。

修行都是進三步、退兩步、進三步。就是說，你失敗了，在佛前懺悔：我弟子這次沒做好，我向佛前懺悔，我發願下次一定要進步。下次再歷練，欸，有進步了！我以前生氣生了五分鐘，現在生氣變成四分鐘。有進步了，給自己些鼓勵！修行本來就這樣，理可頓悟，事要漸修。誰一開始就到位了？

但是關鍵在哪裡呢？關鍵你掌握一個正確的方法。你開始怎麼樣？慢慢進步，好過你方法不對，毫無希望。千萬不要想說，你坐在那邊五分鐘你就要馬上怎麼樣。沒那麼簡單。但是你已經把你佛陀的功德那一道門打開了，恭喜你！你有資格叫做「真是佛子」，你已經走在佛的道路上。當然，這個道路還有很多路要走，但是起碼你上路了。剩下是什麼？就是絕不放

棄。點點滴滴，絕不放棄！道理懂了以後，就是剩時間的問題了。你懂了道理，掌握方法以後，那生命對你就有意義了，你就會慢慢地慢慢地進步了。如果這個道理你不知道，那我認為你的生命從成佛之道來說意義不大，你就是在過日子，就把今生的業消完。福報大的就把福報享盡，罪業深的就把罪業消了，就這樣子。你今生來，就是該怎麼來就怎麼走，就這樣。

你這道門開了以後，不是馬上能夠改變自己，但是你不要放棄。反正我就是慢慢地進步，我走三步、退兩步，這樣明天再走三步、再退兩步。只有一個原則。所以《法華經》學完以後，最後只有一句話，就是想辦法讓你保持進步！就這樣而已，剩下就這樣子。

所以不要要求自己一次到位，成佛之道沒有一次到位的，至少我們開始走了，至少我們走對路了。先認清路頭，好過你什麼都不知道，還在妄想裡面打轉，那你這個人生就空過了。

資料來源：

法華勝境介紹的文字與內容引用自下述大德們的講演與著作。

淨界法師；育因法師；性梵法師；慧嶽法師；道源法師；智諭法師；聖巖法師；道證法師；印順法師；太虛法師；蕩益智旭法師等。